

剡源鄉志卷二十一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第宅

宋

樊監察御史第 在沙隄

樊郡馬賜第 在沙隄有黃道街

曹朝請宅 卜築奉川一區雅潔收媿集

案嘉靖志康乾二邑志標曹承直郎宅但承直所居之宅即朝請大夫之宅當著其父之名銜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一

不當著其子之名銜

竺汝舟宅 縣西六十里桃花阮嘉靖志

貞柏堂 三石陳自強妻戴氏所居劉揀題額陳譜

喜還堂 三石陳德剛所居取坡詩猿鶴喜君還句中

語以為名本堂集

國朝邑侯令狐達銘秘監之宅三石之濱一家三世為宋名臣詩傳道味節顯搢紳高文上壽勇退潛身剡源一脈手澤千春喜還示志樂性全真佑啓奕葉堂構長新教忠勸孝用勛敦倫

樊直學士院宅 在沙隄

梅坦 張錯室陸公題贈

本堂 在喜還堂之後陳著所居黃震爲之記石梅癯

名正 篆書 本堂 紀集

癸未生日自書於本堂詩與雲俱卷十年強百短難
醫獨命長自有青天看晚節不將白髮換時妝田圃
活計雨聲好湖海醒心山氣香得
一日閒勝一歲老來免得別思量

又梅山弟來同飲醉書本堂誰將糟粕視詩書兄弟
何妨做拙儒流水青山同醉處清風明月幾歸途樵
歌相與爲吟友草市誰教見瑞夫宇
宙如今惟有酒太和樓下渺煙蕪

案嘉靖康熙乾隆三志俱渾言陳秘監宅殊欠

分晰

清高堂 陳著所居自爲之記 本堂集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二

記曰余家東堂有竹可愛暇日爲賦八句句中有清
高二字深等請以名其堂余曰可也然有堂之名必
有竹之實實者各之所由出也無其實而有其名徒
名也況余非好爲詩詩以寫余意原其竹之有初而
及其竹之方來意則深矣汝等苟不知
勉有如此竹皆跪日諾因爲書其匾

交翠窗 陳著自爲之記

記曰萬物一太極草其一也生生之妙若隱而顯而
心會者鮮三代以上朱草萸葦乃聖人精神中物及
豐芑菁莪芹藻託之歌詠到今見其天趣流動世降
而楚騷雖蘭茝亦爲時憔悴鬱結然則草亦有過與
否邪卓哉周元公謂窗前草與我意思同想其有見
於形色皆性終始皆誠相契於不言之表融融默默
與物爲春如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如樹交花禽對語
一邂逅閒自相暢洽皆此意也朱文公贊公遺像曰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發越氣象至於交翠愈莫能名
矣余西窗朝夕見草輒取二字爲匾庶萬一有得焉

而或者議其僭然士
希賢分事也如余何

碧梧軒 戴表元壽陳子微太博詩有君家碧梧軒蓮

荷汎芳沚一聯荆源集

佳山堂 陳著所建有遊堂漫詠詩見舒澣拙稿

宋舒澣遊佳山堂詩不及懸車便引年草堂已築擬
平泉墻邊放竹皆遮面山脚栽松已過巔秘閣久留

民望繫青門惜別主恩偏歸來林鶴休嫌晚數上封
章未許還 亭前夕樹綠陰涼九月晴煙未著霜風

過猶翻雙蛺蝶花開別似一林塘詩篇老喜題樊里
絲竹閒攜過午莊正是東籬黃菊好還勞送酒過柴

桑 小山結構互爭奇直接雲門第一支洞口噓嵐
山桂隱軒前落石海風移功成辟穀留侯誤身退求

仙李泌迷邱壑眼前吾意足何須三島問安期 一
花一石寄幽情兩部材童曲奏清水暖菱荷魚潑潑

荆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月高桐柏鳥嚶嚶太平元老林泉貴小有神仙
步履輕日上三竿眠正穩不驚長樂夜鐘鳴

詠歸軒 陳著所營之別墅自爲之詩

詩曰入林苦不密入山苦不深以茲營別墅傍水復
依林捲幔羣峯逼開門綠樹侵芳郊挾童冠步步愜

幽尋煙霞敷錦纈百卉鬪珍珠樵歌白雲上眾鳥懷
好音芙蓉挺朱萼澄潭鋪翠陰耳目不暇擇異狀足

賞心歸來詠窈窕拂石聽鳴
琴舒襟明月下托夢在嶽岑

單庚余詠歸軒夜坐詩客秋信宿黃花落今歲經過
蟋蟀鳴短榻未眠堪聽雨深山有鳥亦知更墻臨松

竹空堂暗燈照人家夜語清門外
細流雖斷續夢回雙耳只溪聲

品山亭 陳著構自爲之詩

詩曰園林冥山麓宛轉切溪濱虛亭抗其腹詭異畢
前陳羣峯莽回互窈窕結芳鄰如屏復如障爲蓋或

爲茵甲仗左右列旗鼓亦續紛徵奇不下席獻秀靡朝昏人貌有榮醜山容無故新揭來舒眺矚一一品其珍遯迹豈逃晉離羣非避秦物外得所適聊以全吾真

吳山草堂 陳觀所居

宋單庚金過吳山草堂詩草堂臨絕巘卜築此幽棲竹徑噓雲暗藤軒落日低鵲巢欹古木僧磬隔前溪問字攜尊酒頻過路不迷 愛爾晝長眠巖花繞屋妍松陰啼好鳥石罅引新泉東閣迎朝氣西林坐夜禪從他反招隱抱膝自幽然

閒樂園 陳觀築自爲之詩

詩曰廿年無祿一閒身卜築深源絕四鄰屋外桃蹊劉阮路門前煙渚許由津溪山處處堪爲主麋鹿時時不避人自是頑樗非世用敢言盛代有遺民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四

聚奇樓 陳觀所創自爲之詩

詩曰世人寶珠玉往往身殉之佳山與麗水誰復羨其奇余本邱壑士煙霞夙所怡結樓清溪上青山匝四維雲宮接水殿瑤草雜瓊枝丹碧紛紛見星河面面垂陰晴多異賞陟降窮二儀離朱不易辨繪畫總難施萬狀歸目睫百寶收于斯藏珠與懷璧姪姪徒爾爲

元陳子翬春盡同諸友攜尊聚奇樓詩剡源新水碧生波有約扁舟挈榼過一路鶯花春事足幾家門巷柳陰多晴看野色生煙靄閑有詩盟寄薜蘿所喜良朋初返旆招尋佳會補蹉跎 曲曲春流自遶村炊煙乍起望衡門林間字隱樓千尺花外人來酒一尊山徑歸雲喧鳥雀竹籬斜日聚雞豚暖風初拂前溪渚時有漁舟破水痕 芳草初柔鳥語聞正逢晴色徧溪濱問奇許造高人席讀賦來依傑閣雲此日忘年推北海一時求友及陳羣匡牀若假終宵宿秉燭裁詩到夜分

梅山 陳苴所居

陳著梅山記梅山陳苴楚秀自號也北山之陽有阿焉土密而水疏築屋三間手植梅數株凡卉木映帶左右而山為梅所擅故曰梅山閒而質之余余謂物之受變足莫如梅老而後狀拔枯而後生意見寒栗冽而後神定而色應如端士烈丈夫面目古雅肝膽明白粉兒乳子所驚定交之者難為人雖浣花叟於此動興猶未竟底蘊孤山處士詩以收民亦不過太平隱趣卓哉玉局翁登大庾嶺寄羅浮村鍊成冰魂雪骨世之人一追想及毛髮森灑吁止矣今乃命以自況其稱乎否因索言以告而為貧餬口於外風雨霜露玉之久瘦稜稜淡寂寂去桃李已遠盍歸而援鶴相勞苦藜藿與朝夕望思以厲其操靜默以全其真瞬養息存以壽其根本於以共歲寒其殆庶乎夫然則余雖毫尚能有力時至梅下披香蹈影把酒賦詩樂其有梅山矣余族兄本堂老人也歲旃蒙協洽中和節記并書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五

延清堂 在斑溪董雷發所居

陳著延清堂記里董聲仲家斑溪面受南山霏翠腋挾煙林流水佳境也門之外其祖手植雙檜餘陰滿堂而堂未名他日過余請焉授以坡公詩中語曰延清因謂天地間卉木隨人所取春風豔冶與蜂蝶爭旦暮粉兒乳子事耳惟檜與松柏同清蒼然秀楚囂俗不得而親故獨靜虬然偃蹇巧匠不得以材故多全筋骨瘦緊有鐵石心丰神嚴邃有法家拂士氣非歲寒人難為交若而能對越舊物切已體認以自玉則名斯稱然世變不齊人心無常一有間斷如檜何如先世何此以方來所懍懍聲仲聞之亦為之動乞終所教乃申之曰敬而已敬則為有檜有檜則為有祖余嘗訪毗陵獨孤檜蓋及為刺史時所植邦人德其政尊之愛護之風霜干載猶一日況家傳而守之已三世不失根本深固枝葉昌繁厥先意脈不在茲乎出告入面豈獨孤者比余亦知若簡淡純實是能敬以延其清者故為索言之其歸而語若弟君藻輩

相與爲斯堂地庶上無忝所付託則余言爲有助聲
仲再拜曰敢不敬聲仲各雷發君藻各林發余四明
遺毫陳某也歲強
園作靈陽月望記

易初齋 公塘戴時芳所居

陳著易初齋銘易有初乎初不可迹易無初乎何
從有易平旦氣清萬境寂如我觀我生是易是初

元

質野堂 榆林戴表元所居自爲之記

記曰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棲獨常
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
各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
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
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
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六

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
鄙人籬垣潔修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
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
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
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備賃雜費之餘尙留三千緡以
爲陸賈分金則不足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
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
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
安閣岩嶢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
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訢
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歎曰先
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
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
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
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
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
區區持衰窮之身託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
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

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
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
記其辭於
質野堂云

蔣宗簡詩斯人已去真可惜我走荒山訪遺迹惟
餘插架三萬卷塵網蛛窠暗銅鑿是時日落西風來
九原不作令人哀急呼斗酒洗磊塊胸腸芒角須
與開嗚呼往往萬事成糞土我輩何爲淚如雨

汪綸榆林戴帥初先生故居詩連崗東下石門幽榆
柳陰陰澗水流羣鹿每依芳草臥白雲長傍翠巖浮
剡源夫子今向在天水王孫不復遊
莫向儒林問消息空山嘯鳥不勝愁

萬泰詩南雷峯下是吾廬異代賢人此卜
居野老能言戴夫子我來猶得讀遺書

無名氏榆林戴公故址詩先生宗派別花園節仿西
山隱剡源詔等弁髦悲趙肉盪留片石表忠魂充安
餘韻歸仁宅質野遺風在禮門于
載芳名光日月黃龍故冢重村村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七

案鄞志古蹟門寒松齋詩稿戴進士故宅在南
雷山下土人尙稱爲剡源夫子此南雷山卽指
石門之大雷山鄞人誤認南雷山爲大蘭山并
其剡源之鄉名而不之識可怪也

充安閣 在質野堂中表元自爲之記

記曰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
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關之以趨
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辰
之儲兼金之直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
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
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充道爲富身
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
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

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嘗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巍巍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嘔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顛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晏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鋤解笠之暇人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八

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遯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曰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疏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容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欠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丈之小而山海眾物之藏具焉宗廟白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河階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各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閒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窒之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閱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請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弦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峒窳亭 在質野堂中

縮軒 在質野堂中表元自爲之賦

賦曰戴子既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晒然而嘆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哺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憩憊而逃墟蓋不武以成卻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於麓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九

以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始難知其所終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燠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歷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齷齪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爲備胥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雌亦或以爲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楛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拳拳累足以求伸者甯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資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闕

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嗇菴 戴表元居之西偏有小室名曰嗇菴自爲詩以識之

詩曰嗇語養氣海嗇食養脾土嗇慮養心神嗇勞養筋骨衰年百事祛寄息此環堵危如突圍將鈍似滯風賈顛仆冀除延空羸待償補夸虛道蝨賊逞獲命斤斧收君詒癡符佩我養生主

案陳本堂集剡源集及陳沆剡溪九曲圖記戴曾伯所居塙在榆林嘉靖志康乾二志黃梨洲四明山志謂在相阮者俱誤其謂戴剡源宅亦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十

欠分晰

昉軒 蕭子西所居

戴表元昉軒銘曰初明爲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旦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爲之瞻仰歎詠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秋高矣方治昉軒以爲藏修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爲之銘曰羣動夜息人方安眠我神闔室燭龍在淵亦既且止東方載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爲光虛靈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趣嗜欲溲蝕紛華陰霧敬詳保毓動勞運爲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蕭子勉哉常如始旦

自齋 董村竺稷讀書處

陳著自齋說自齋竺氏子稷讀書之小室也吾爲各之而告以其義自之義大矣曰自昭曰自師曰自成已曰自得之聖賢示訓惟此爲至切以各其齋仰而觀由目以入心俯而思由心以復性習察之精沈潛之久主於中而外物不能遷澄其本而未流不能溷則知萬物之理反身皆備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皆由此始齋云乎哉然自之爲自有所謂自暴自棄自是自用者則又吾自之賊苟徒諉曰我所自有惟意所可恐不知自之爲何物佛之空老之虛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告子之仁內義外荀子之道性惡差毫釐而繆千里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雖然今而後有以自齋稱己者固不得而辭使假以自銜焉則非矣世之人駕虛翼僞妄自標榜以要人之稱道甚而吾徒所麾者亦皆有之良可嘆已昔者諸賢或取諸鄉里或取諸所居面勢或取諸所學所志後進尊而師之舉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十一

以代不敢名之名然豈諸賢意哉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己丑閏月

清茂軒 在大雷山毛震卿所居

案鄞志收入古蹟門是殆知鄞之大蘭山爲大

雷山不知奉之石門之大雷山也

戴表元清茂軒記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以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詠蹤迹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迹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閒門傍有龍祠閒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竹樹翳密私以爲謝公

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
圖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
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
之會蓋毛氏自高曾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
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
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
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始不獨以其居也
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
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
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
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
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
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
以美藏量材而慎出一心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
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
爲達人者矣未有既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
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瀧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
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備
甚然必書之以警
來者遂書以爲記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居清堂

單庚金故宅

嵒縣志

戴表元居清堂記自余歸榆林交遊益離有故人子
單允涵來輒密窳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
相與據爐隱几席並羹薪屢屛岸接羅而哦之以爲
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
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仰願得清者居焉其庶
乎因歸而各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寡自
先君子以觚槩爲資積俸錢餽粟之入稍歸山中增
畚廣室閭師里胥已從而指日其後故但有慕於清
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
浮沈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翹志願足矣噫嘻嗟

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歡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鄉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雞鳴而起合耳目口體白爲與物營營然交關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澄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資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閒祇益穢濁可餽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言其往來展轉青徐并冀之郊談王說伯旬所不有晚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颯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簡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雜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興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邱諸人近於無威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輩俟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廣心堂 單天麟所居

戴表元廣心堂記略鄞剡之交有塢曰匯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竊悍急而無停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匯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今夫匯溪是當廣而茲堂又當匯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詠之迹班班具在至

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綱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煙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闕斷棧懸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吾覲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致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

潛窩 陳養直所居戴表元黃潛爲之記

戴表元記略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耶以問生生日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疏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承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古

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而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雁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至大己酉 黃潛記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晏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爲言退也潛之爲言藏也是固以世爲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爲退藏者也古之善爲退藏者豈隕然伏其身宵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卻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騏驎驟裏蘄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阻海涯而時出以浮沈俗間所居而履滿於戶外矣鴻聲駿望焱起水涌庸詎知夫

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爲物首而墨以爲守是以恆睦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顧獨弊弊焉於其各迹之間是將有闕其藏者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斲一割之用其光氣熒然星晨之上者雖千仞之上有未易以掩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山心樓 陳養直建

元戴表元鄰友陳養直請賦山心樓詩○注樓乃入剡舊寓也○諸峯何盤盤四起如帷牆試問客主誰茲樓山中央面勢既環台結構欲飛翔我來名山心一笑借胡牀左手南風剛右手北斗漿山靈亦我笑夜夢車兩廂一坐三十秋林篁鬱阻望花鳥天語默煙雲野行藏開通勿障蔽百世敢遺忘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五

竹素園

陳仲模別墅

陳沆剡源九曲圖記

自爲之詩詩詳古蹟

三曲兩湖

元袁桷詩緗帙不作飛白體漆簡端徵殺青書哀哉瀛王免園冊自比瓔契今何如陳生歌聲夜漫漫手織雲錦餐琅玕丈夫書功夙有願篋節束帛光邱樊

明周儀思歸竹素園詩分得元公宅依稀楊子亭雨過溪練白水落草茵青種竹思來鳳菽松欲長苔幽心堪對此風月自窗櫺

舒嘯樓 陳沆建自爲之詩

詩曰孫登遯蘇門阮籍往希之余亦秉微尙選勝披荆茨青山出曠野突兀臨四陲銀河挂蒼壁長虹閣樛枝曲澗經其下翰雲落清溪興來一登眺心神曠以怡仰天發長嘯習習和風吹泉聲叶琴瑟谷響答

墟篋宇宙知何物甯論時節
移何當婚嫁畢言采商山芝

竺白中月夜燕舒嘯樓詩高樓臨清溪溪水東西流
上有琅玕樹下有鷗鷺洲青莎兼朱藻綠柳維輕舟

開筵常良夜緩步傾芳羞素月照荆戶
華星燦庭陬權言侍君子酣燕極綢繆

汪元寅舒嘯樓燕集詩去冬屆溪曲淒其北風涼有
美騷雅容翩翩集華堂蒼雪尊前亂白雲檐際翔坐

聽滄浪曲起視明月光 剡山何蒼蒼溪水何泱泱
興來命儔侶傾此白玉觴青松漏華月碧草冒鱗霜

衣裳豈不厚
暮夜不禁涼

林廷玉雪夜燕舒嘯樓詩同雲翳南極飛霞集庭柯
瓊花淡容與層巒遜嵯峩爰有高人宅華葢抗山阿

雕軒銀作徑委巷玉為河祥煙光瀲灩疏竹影婆娑
開筵洽賓右簞豆縱橫羅梁園昔有賦振鷺今成歌

殘更興逾劇戰冷顏俱醉豈不愛高臥
繾綣當如何遊燕諒非寡此會良難多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夫

泌夏日燕集舒嘯樓詩百卉競芳妍薰扇扇朱夏燕
婉集良朋填簾送相亞流雲閣樹頭清泉迸階下

徊永茲夕魚鳥休誇詫 干林沛靈雨萬壑戰層雲
嘉植各吐媚清波織織文輪蹄稅窮巷言訪山中君

棄置鵝鸞侶永與麋鹿羣 逃名入空谷秉來青山
阿曠懷偶嵇阮詞藻步陰何昨日朱顏客轉眼鬢成

鱗相逢且酣飲為歡豈在多 交交黃鳥語戢戢游
鱗嬉山毛間海錯埽石傾芳卮調絃君自解說劍我

猶奇星聚非云易不樂將何為 澄溪深且廣簇簇
羅羣峯圍蕪紛展綠山礬莽舒紅思君詠伐木對酒

歌幽風嗷彼失路
人咄咄徒書空

野意軒 陳泌所建自為之詩

野意軒初成詩初成小築待經過酒榼詩籤到此多
月下梅花如見雪風前楊柳自生波窗明更喜晨曦

暖人靜方知鳥韻和故引客從幽徑入隔窗微露石
嵯峨 天然位置此軒新苔蘚緣階踏作茵偶為乾

坤營一草且容風月作三人客來花樹鶯求友雀寄
檐楣燕有鄰野色便多竹笆裏淡煙微靄看難真
密栽文桂結爲屏屏外依微見草亭滿樹夕陽風欲
亂一庭花氣酒初醒敲檐雨過吹燈落翦石雲來觸
戶扁若引細泉通剡曲定多鷗鷺過前汀 林巒錯
落自西東隙地猶堪翦棘蓬入徑竹香蘿爛熳到窗
石影月玲瓏新松小似青藜杖老鶴高於白
髮翁更在晚涼清景在絲絲疏雨濕梧桐

明

靜深齋 陳極藏修之所

馮必達賦靜深齋藏書詩東京班氏人門強家有賜
書紺軸裝富於秘閣分四部破壁發冢搜遺亡叔皮
有子固有弟續成漢史繼子長陳子家號藏書窟婆
娑枕籍忘歲月高眠捫腹笑便便抽新擷秀無休歇
古之學者豈無人或蒲編柳何艱辛不然從人借抄
寫入市強記資心神何如坐擁過萬卷左几右架羅
客爭未了曹家積石高太倉張華徙宅連
車繞不聞守業更何人如君無愧諸班好

大夫第 在石門知府毛于廷所居

三石草堂 鄞人全整所築林泉草木之勝甲於九曲

全祖望撰修
齋府君傳

白雲書舍 曹習古築

林誌記監察御史曹君習古之考用莊先生贈文林
郎監察御史先生既早世不祿母太孺人課讀書嘗
謂曰爾父治命云吾積書以爲吾兒箕裘迺弗及而
溘先朝露命也第以書與孤累汝汝能以兒亢宗吾
歿其瞑乎君每聞母言卽潸然內傷於是日就外傳
夜則焚膏繼晷孜孜不倦紹成先志既而擢聲司成

榮拜今官繡衣驄馬敷歷中外爲良御史君自得祿
卽爲同母就養顧以使外弗違願莫之遂每持節所
至望雲而思不勝狄梁公之感故繪圖而名曰白雲
書舍以志思母而憶父也間屬余文以記之余惟楊
子雲云父母者子之天地而又曰父懷敬也母懷愛
也蓋父者子之天天遠而嚴嚴者敬之所由生也母
者子之地地邇而親親者愛之所由出也世之爲父
者於其子孰不欲嚴以爲愛俾其成之無頗歟而其
母不克以慈兼嚴不知祇以誤其子而戚其父者往
往已今曹君之父能積書以爲教雖身往而書存而
其母也又能服膺治命必欲成志乃又有子如君克
遵母教而成父志則斯圖以各豈非欲兼愛敬而懷
之云乎夫能愛而敬孝之至也而以揚名儆績在擴
而充之矣然則瞻彼白雲親舍其下固人人所同也
而書舍以望雲興懷則曹君之所獨也余爲記之非
惟嘉曹氏之有賢父母也且以著若曹父者其身雖
歿而以遺書裕子如此況生存而以教者可無勗哉
羅汝敬序白雲書舍何爲而作也監察御史曹公習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夫

古久於其官不得歸致慈侍而作也曰古之人見雲
孤飛慨親舍其下者有矣未聞形所思於書舍也曰
親舍所以奉晨昏而書舍又士君子顯親揚名之基
也然則書舍固無異於親舍乎曰非也惟所寓有不
同故名之有異耳是則讀古聖賢書求古聖賢用心
則忠孝一致無何間然是則名義雖殊而心目所寄
未嘗不同也且余聞之先公素業儒學問文章與身
名俱盛其積書千餘卷嘗築書舍以貯之矣今而九
京不作公得不於此致思乎剛公事親孝方失所怙
時壽母揭藏書授公曰先業也公感泣受教遂朝暮
從習弗違母命及居郡弟子員亦未嘗廢斯夕是則
親舍也固書舍也今而以名進士爲賢御史雖嘗以
績拜恩命其先公母孺人亦膺寵榮而相去且萬里
非有以寓心目將何以洩其思耶此書舍之不可以
無作而名之必在於白雲也嗟乎雲之爲物觸石而
生膚寸而合卷舒翕忽變化不窮於是而作霖雨於
是而澤萬物於是而大慰民望夫豈苟哉是宜君子
之所喻也想夫燈火一簾芸香深架啓縹帙以究原

奧展韋編以窮古今於斯時也詎不掩卷潛焉曰白雲萬里悠悠我思安得乘之以拜高堂而致昏定也耶迨夫海色籠窗紫宸朝下闕度閣以序啓究圖書於無前於斯時也豈不執笏凝眸白雲在望悠悠遐瞻安得乘之以拜家慶而展晨省也耶夫如是則書舍固親舍矣又何疑焉雖然此其名義焉耳若乃卷舒變化以寓其迹爲霖蘇早以慨其用公得無意乎必也施高澤於遐邇敷文教於寰海使人人歌太平於慶雲之下夫然後謝雲衢馭雲車訪親舍於白雲之墟取父書而熟服之以日侍慈親于左右則公之忠孝豈徒有得於書舍而褒典之重畫錦之榮又大

有光於親舍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與問者唯唯遂書編壁以俟夫觀者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五

庶或省
晨昏

黃淮詩昔年築室山中居以書爲伴雲爲徒十載窮經不出戶居處獨與雲相俱八窗玲瓏開口砂寸心清絕超蓬壺上尋天根搜月窟下窮碧海探驪珠鐵硯磨乾太湖水辛苦分與常人殊高峯月轉清夜徂遙聞碧澗聲呬晤白雲向曉欲飛去幾片蘂落樓庭梧白簪白筆領華譽白雲曠望空躊躕況茲慈母倚門切臨風幾度懷歸與近荷天恩拜家慶南還再埽山中廬山中白雲無久居從龍早復陞天衢

夏原吉詩白書看雲夜讀書此心切切欲何如慈闈深愧趨承遠客舍猶慙講肄疏故踵梁公瞻縹緲更同韓子惜居諸他年臺閣重超擢誰謂崔邠獨導輿

楊士榮詩書舍依雲構牙籤萬軸新宦遊憐久客回首憶慈親片影浮天外孤雲到海濱停看歸故里相映綵衣春

楊復詩三島靈椿八千歲風霜剝落龍忽蛻汗牛充棟有遺書跨竈繩宗無脫計堂前阿母能和熊窗下香膏生小紅歷塊名駒汗已血對人一吐千丈虹白雲翩翩來覆屋霞作壽觴彩爲服慈顏日日添春和養親不廢芸編讀一朝健翮凌九霄天外桂香凝綠袍登步仍班太微內昂昂自覺身清高下望雲鄉五千里萱闈十載違甘旨不知書舍近如何寸心東折如流水墨染長圖寄所思開圖卽是見親時清時有此賢侍御齒牙掄揚誰不宜

貝泰詩天上繡衣清望重海儒書舍白雲深牙籤深架先公業熊膽資勤母氏心舊織龍紋承帝敕新裁獸錦製冬裘揚名顯親雍熙世輿頌交馳播德音

林碩詩南望孤雲海上飛每因書舍憶慈闈騰空故雜虹光爛出岫應涵春日輝芸簡餘香分漠漠草心寸綠共依依太行徒有天涯望那似恩榮此日歸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李時勉歌白雲飛繞奉川山山中人與雲俱閒黃金滿籬未足貴積書萬卷始爲難書日益多心益喜欲把箕裘遺諸子天上樓成忽見招身後經傳竟誰是丁甯爲語結髮人我死書存兒可親莫言孤寡卽消落當知富貴須辛勤妻賢子孝念遺訓下帷讀書初發奮十載猶聞吟咏聲九霄忽覩大階近虎榜春題姓氏香飄纓曳紱在遠行烏府爭看新錦繡白雲還憶舊山房山房書在人已逝慈顏隔遠索離思一望雲山更愴神獨宿霜臺不成寐昨來魏闕荷恩榮褻封應慰倚門情郎官追贈賁幽壤畫繡東歸別帝京帝京漸遠雲漸近浙水東頭是鄉郡昔年猿鶴駭衣冠舊日芸窗足書卷綵衣舞罷望天門欲將忠戚報君恩焉能久作林泉客還見離家辭白雲

白雲軒

康忠清所築

忠清字士廉號白雲康嶺人

康洪白雲軒記略白雲軒者吾兄士廉先生之所作也軒不名以青雲而以白雲者所以示隱也昔梁之

陶宏景隱士也嘗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周之陳圖南亦隱士也亦曰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則夫白雲也者正隱逸之所有事他無與焉先生少時倜儻不羣有大志尋遊鄉校凡幾稔而才高筆健氣雄同袍意以爲取掄魁如拾芥耳不幸數奇不偶遂囊琴笥書結軒爲遊息之地取白雲以名之蓋先生既居此軒之中則朝夕與處罔非白雲北窗高臥以白雲爲衾散髮箕踞以白雲爲席登高舒嘯聲徹乎白雲之巔燒竹煎茶煙雜乎白雲之色尋春踏白雲之骨種花糊白雲之根放鶴聽鶯在白雲之外彈琴奕棋在白雲之內動靜食息皆白雲也偃仰屈伸亦白雲也雲本無心於先生而先生亦何嘗有心於白雲乎

國朝

王太常山居 王玉書東江兵起以明經授太常博士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旋棄去遯入山林

詩彙

復性齋 毛階六所築自爲之說

余宅之東偏石級而上迤邐而北約數十步爲後山之麓構亭其上余寢處於斯焚香默坐於斯談聖賢書於斯課後人涇於斯齋僅容膝頗清雅余竊樂焉因思有以名之蓋聞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無不善濟之則不善自來聖賢覺世書累萬言大旨不外盡性者近是顧聖則生之大賢以下則恃明善以復其初余讀周程朱張諸子其書言廣大精微粹然入孔孟之室其要亦非有他也在去其外誘之私以復其本然之善而已矣夫人之一身凡在外諸物飲食居處服御采章務求美備一不勝人卽如有所失戚戚然常自赧於中至於吾身稟之帝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然而楛亡殆盡甘於下人者豈不惑哉余於聖賢之道非敢有所希也書曰罔念作狂孟子曰此亦妄人妄者濟其性也能無懼乎因名其齋

曰復性庶顧之而思其義常有以惕於中乃爲說以誌之天道陰陽地道柔剛厥參惟人仁義是常蓋此真精妙合而疑誠通誠復動繼靜成粹乎其善涵之于性渾乎其全從容惟聖中材而降氣拘物蔽厥德不明迺命斯替惟古有言執復爲賢擇之守之夕惕朝乾厥粗厥精匪靈勿瑩厥微厥彰匪研勿明區爾涇渭以定爾帥辨爾宗彙以端爾宰毋曰屋漏戒懼先之毋曰隱微見顯在茲靜而無靜涵動之根動而無動靜之體存澄濁而清拘斯祛焉轉駁而純蔽斯除焉妄復无妄誠之亦誠人盡見天道岸同登嗟嗟小子懼性之漓敦復休復期誠于思恬淫毋即務慎厥幾視聽言動絕禮之非制外安內求葆厥良庶幾始終可告維皇嗚呼噫唏人禽幾希復與不復千里毫釐

三者堂 北溪節婦盧唐氏所築毛玉佩題額

玲巖軒 宋聲震所築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孫廷鎬玲巖軒記剡川宋君竹溪於廳事之東偏闢書室三間爲崙君玉鳴誦讀地也階前疊石爲山彎環池灑高下蔽窺肖峯巒之形勢環而之乎軒後一徑窈窕蒔以花木鬱然以秀而屬予題其額且爲文以記余名之玲巖蓋余觀創立圓圍以自娛不在地之大小也得其意而已矣夫輦巨石鑿淵池以縱遐觀必擇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始得駕空構險作巖突堆埼阨隘巖薛之觀然或構造不工則林莽迴薄陂陀平衍會游覽者索然意盡焉今宋君以數弓之狹翦裁布置而石崙秀削如坐人於天台九華間吾知其心之玲瓏透徹可以隱鍼鋒可以欺粟穎而不黏滯於芴鬱崱嶸堆阜突怒之形貌也且夫玲之義實通乎文史左氏傳節短勢險雖寥寥數言而千霄拔地無一筆入平場庸徑卽五大戰雄壓千古之作而折爲短篇靡弗峻聳奪目萬竅玲瓏自後史遷韓柳得其一二遂度越後賢而歐蘇諸公能整而不能碎能肥而不能瘦評者謂另闢門徑而平直之弊不免焉則卽此階下纍纍可悟筆格之升降行文之靈竅

勿徒視爲優息遊觀之所則其於道也幾矣玉鳴吾徒也好讀書文筆峭折可冀其上追古人故卽其尊人劊垂別業之工而推其通於文者以告之

劊曲草堂 趙霈濤所築俞曲園先生樾隸額聚書一萬五千卷

江迴跋劊曲草堂趙丈醉仙先生讀書之室也乙未夏曲園叟始隸四字以贈之溯是堂落成之日正金陵克復之年世際承平從容文史蓋三十年於茲矣今則後起恂恂益範水模山著書娛老陳本堂戴戶部之風真去人不遠吾知他時溯劊源諸勝當於此首屈指焉

又詩遙遙天水溯銀潢劊曲中開著述堂地是丹山名洞府人如栗里傲羲皇徵文細字書千卷伴客高談酒十觴我過應從今日始四明遊興未能忘

劊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孫昭謙詩天水先生意灑如劊溪五曲賦閑居檐前山色開晴霽枕上濤聲吼雨餘○雨後時聞榻巖之瀑○幾種書成新稿脫○如陳木堂年譜劊源鄉志諸書脫稿伊始尙未刊印○一樽酒熟老懷舒年來更得家庭樂寶桂欣欣放藥紗

又留別劊曲草堂詩荏苒光陰月有餘鴉塗鎮日小樓居祗緣時事匆忙甚孺榻還祈暫別徐 諸多名勝未曾游待到來年再訪求寒夜一聲猿嘯月人添無數別離愁 回憶泮東去路遙雲山縹緲碧天寥近來好夢君知否歡坐清宵把燭挑 肴核紛紜家釀醲先生雅意十分濃愧余未讀古三禮只管癡癡一味慵 時務高談振頑聾先生好學願人同何如藐藐姑相聽依舊朦朧在夢中 一鞭搖指劊溪西

滿眼雲煙路欲迷疊疊青山曲曲水愧無妙句堪留題 鬱鬱生平志未舒慣負直欲擬相如此來休把生涯說半爲修心半學書 一聲珍重淚潸然惆悵丹霞古道邊若問何時重聚首杏花十里豔陽天

乘桴誰說異乘舟
願作乘風破浪遊
水色山光都入畫
歸途景象最清幽
我心同惟求諒我區區
者禮意迂疏學未工

蔣翼清過訪剡曲草堂途中口占四絕爲上高樓試捲簾嵐光低翠壓重檐青山入剡都來秀个个峯頭玉筍尖○奉化名山惟剡源最占其勝兀然三石峙三方天下奇觀歸剡鄉渾似九疑山上望風光端不讓瀟湘○席間聞孫君子益說剡源三石計分三處共有九石未詳孰是竊謂三石可合爲一兀峙三處名爲三石於義亦當若欲辨其孰是則當以三石村之三石爲確勝占名區亦快哉縱橫文陣騁奇才○趙君平之有丹山赤水洞天考辯論精確馮夢香師辨志謀拔爲第一而洞天福地歸之吾鄉甚是快事○剡源畢竟神仙地赤水丹山搖筆來翼翼崇祠剡水邊風流絕代仰諸賢古人應愛名山好願祝馨香供養虔○趙丈捐建先正祠崇祀鄉賢四十人一鄉稱善焉

剡源鄉志

卷二十一

第宅

三

長男文衡校字